

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江花

专栏

13

拜访吴伯

文/图 黄政一

【一点海上】

吴钧陶伯伯是著名诗人、翻译家，28年前因做了郭在精兄著的《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对吴伯的创作生涯有了全面了解。可惜阿拉在该书研讨会上没有一睹吴伯的风采，那就更甭提签名留念了。方兄毅丰的令尊与吴伯是中学同班同学，两家是世交。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方兄引荐下阿拉定下碰头日子。

一大早伊亲自开车来接送，因为常熟路吴府那只弄堂勿好左转，只好从常熟路转至巨鹿路长乐路乌鲁木齐中路华山路大大兜一圈至目的地，长乐路上“周信芳故居”那块牌又挂上了，感觉真好。在吴伯外孙谢兄的引导下，终于在一幢老式公寓宽敞的底楼见到了久仰的吴伯伯，96岁的伊从椅子上笑吟吟地缓缓站起迎接我们的到来。

阿拉自报家门，因为是同行有好多共同语言，阿拉说到骆兆添、章雷是阿拉单位初创时的领导，“骆兆添也是译文社的社长，章雷是圣约翰毕业”，吴伯伯忽然用普通话说，骆伯伯与孙家晋、叶麟鏊、杨心慈、任溶溶在2009年被评为“上海资深翻译出版人”。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书，书橱里摆满了高高低低的书，版本最多的是吴伯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看来出版社是乐此不疲。

我拿出《秋》书请伊在扉页“夹缝”中签，伊欣然签下，而且一端详扉页上的那些签名，忘不了问候在精兄。阿拉趁热打铁索性请吴伯在书中那篇《纸囚一世，夕照星月》上再签名，请伊写“纸囚一生”，“纸囚一世”那是伊的别名更是伊的情怀，只是我临时改了一字，伊听到这四个字两眼放光，刷刷题下，力透纸背，在签日期时我在一旁提示“8

号”，伊点点头说“珍珠港”，那瞬间镇倒在场所有的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吴伯兴致勃勃又要送伊的作品集，阿拉一次性收到作者三本热炒的签名本倒是首次，谢兄忙着一一钤印，《爱丽丝漫游奇境》当仁不让，《人影——吴钧陶九旬诗稿》《吴钧陶手迹选》均由海上版本收藏家韦决兄倾心倾情操持，这一次让阿拉更深地了解吴伯。过了一关又一关，慢慢人生路，吴伯硬扎至今，壮志不已。

核酸码场所码又悄悄地销声匿迹了，这个世界变化快，好多人既想到“羊”也开始分类了，无症状感染叫喜羊羊，浑身酸疼叫懒羊羊，持续低热叫暖羊羊，高烧不退叫沸羊羊，还阴着的叫美羊羊。市面既想象中的那么闹猛，有人问：“全解封了，大街上咋还没人？”高人巧解：“一部分在家38.6℃，一部分买完药在家等38.6℃，还有一部分在家伺候38.6℃。敢上大街溜达的都是阳人，剩下的人都在家阴着呢。”

吃羊肉八方人士都爱，涮羊肉、白汤羊肉、羊肉铁锅炖、手抓羊肉、羊肉串、白切羊肉、红烧羊肉、羊肉包子、羊肉烧卖、羊肉面、羊肉粉……烤、煎、蒸、煮、烩、焖、卤、炖、炒十八般厨艺悉数上阵，把那只羊整得齐啊！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光成都人2013年冬至前后喝羊肉汤就花费近13亿元，吃掉了115万只羊。

南京街头近些年打“小夫妻”等店招的不计其数，伊拉勿是连锁店，但铜锅、木炭小火慢炖是标配，羊肉那是灵魂，就看店家食客的选择了。海上人家老朝估计半数人家“羊妈妈”勿进家门，一是因为觉得膻味难耐，二是嫌出肉率低，三是价钿偏

贵。还是猪伯伯实在而且是百搭。勿晓得乾坤大挪移，现在吃羊肉的朋友越来越多，撸起袖子啃起羊蝎子那是满头大汗，津津有味。看着皮薄馅透的老绥元烧卖，想着那羊肉大葱的鲜香甜，阿拉舌尖上生津了。

一大早，吴兄良忠又指引大伙儿去路边“网红”面馆吃羊肉面，坐在低矮的小马扎上吃面倒是首次，两只“长脚螺蛳”（长腿）倒是横放竖放好长辰光就是勿倒位，索性两腿伸直侧身吃面。无意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长溜的店铺没有门牌号，这倒又是首见。

张泽在黄浦江上游，水土肥沃，张泽的羊肉历史悠久、名闻四方。据说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忽必烈部下沙梭任苏、松、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伊是蒙古人，欢喜吃羊肉，因而在松南地区养了大量的山羊，此羊肉

少腥，肥鲜，肉嫩。颇受大家喜欢，辰光一长，羊饮食文化慢慢形成，羊肉也有了几十种做法，白切羊肉、红烧羊肉、烂糊羊肉、手抓羊肉，用的羊都是自然放养一年的山羊。

终于在“张泽小阿弟羊肉馆”一睹风采，大快朵颐，果然名不虚传。也在后厨见识了那只柴灶那只煮羊的木桶，据店家张兄讲羊肉要煮45分钟，且每天限量供应，如果错过，明天请早。忙好“上半场”伊与太太在用午餐，看伊咪黄汤的神态，那是一种惬意一份满足。

仰望华严塔，尽赏银杏叶，漫步石湖荡，“浦江之首”，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若是惊涛拍岸，依然岿然不动，阿拉想伊做到了。站在那块碑石旁远眺浦江之弯似隐约听到松涛阵阵暮鼓声声缓缓江河的大合唱，歌名也叫《光阴的故事》。



浦江之首

孩子的样子

文/高小琪

【琪谈】

有一段时间，在工作中接触了一些儿童原创歌词。

每年，各地都会举办各类童谣、征文、儿歌比赛，对许多学校和家长而言，能在省、市甚至国家级的赛事中得到奖项，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极重要的荣誉。于是大家都拼命研究获奖套路，押主题、学写法，但始终有些“不得门道”。

我翻了翻征集的作品，大概知道了原因。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创作的童谣里到处都是“经济环保”“节能减排”“农民增收”“加大力度”，像个老气横秋的八股先生。这样的童谣别说传唱，原作者背不背得下来估计都成问题，多半就是家长和老师操刀，奔着主旋律和中心思想去的。

而最终获得一等奖的童谣，则是这样的画风：娃娃洗袜子，满盆是沫子。黑鸭变白鸭，赶上衣架去。

将袜子比作鸭子，既有童心，又妙趣横生。没有主题，也

没有套路，只有用心观察的眼睛。

这还是官方主办的大型赛事，规则框架甚多，网络上那些热传的儿童诗，更是奇思妙想，灵气逼人。七岁的姜二嫂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五岁的朵朵说，要是笑过去了，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八岁的茗芝说，我画的树太漂亮了，接下来画的鸟，画的云，画的池塘和花朵，都配不上它。

多棒的诗句，仿佛每一首诗的背后，都看得到孩子们鬼马精灵的笑脸。

小时候我曾经参加过学校的合唱队，老师们总是教我们使用一种旧式磁带里童声歌曲独有的扁扁的高频声音来吟唱。对于未变声的孩子来说，用这样的发声方法几乎等于捏着嗓子尖叫，嗓音条件好的唱出来尚算圆润，大部分人则常常发出“鸭子声”。老师以能不能唱出这样的声音作为能否进入合唱团甚

至成为领唱的标准，使得我们都拼命地隐藏自己的本声而迎合要求。走上舞台，歌曲的内涵、情绪、吟唱的美妙，统统抛向云外，整场都在和自己的声音作斗争。

直到大了一些，看到世界上顶顶优秀的童声合唱团的演出视频，我才明白，只要是直抒胸臆的歌声，无论高频还是低频，圆润还是沙哑，都各有韵味。就算是李宗盛那样的嗓子，也能唱到心里去。

我们不厌其烦地教孩子说话、走路、思考，是为了让他们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走出自己要走的路，学会使用自己独一无二的小脑袋瓜。只是可惜，更多的时候，大人们更乐意看到孩子说出自己爱听的话，稳稳地走自己为他规划好的路线，在清晰的直线目标下长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成人脑袋瓜——即便这脑袋瓜也曾是个孩子。

能不能别把作文的中心思想和辞藻的固定搭配硬塞给孩

子，而是赋予他写出“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的可能；能不能别把现实的色彩与固化的审美强加给孩子，而是赋予他天马行空的打翻调色盘的创意；能不能别把成人社会的假面与功利贴在孩子的脸上，而是赋予他诚实面对世界的权利。

当然，孩子要有孩子的样子，并不意味着给孩子贴上幼稚、蠢笨的标签，孩子的世界也并不总是我们以为的样子。只要他们能够挥洒本真，无论是天真还是成熟，严肃还是调皮，都同样拥有真实的感染力。

在孩子的童谣里塞进“加大力度”“经济环保”的大人，在孩子的绘画里拼凑高楼大厦、火车、飞机、各族小朋友等获奖元素的大人，在孩子的音乐里塞进大而无当的词句与无限拔高的立意的大人，请停步。

给孩子一个机会，用最真实的样子，与这个世界对话。

有点记忆，海风带上来月亮的味道。

编辑 兰桂 版式 陈融 校对 文清

鲜衣赤马，嬉笑怒骂。